

“接手”的服事 『马可 16: 17』

Charles Carrin

在我 66 年的服事中，让我感到最蒙福的，是遇到一些神的大仆人。下面的信来自其中一位，名叫谢恩·奥康纳。他是一家国际性企业的总经理，也是田纳西州孟菲斯基督教会的一位长老。他在信中述说，“接手”服事如何出人意料地、永久性地改变了他的生命。基督教会不属于灵恩派，而是那些相信“终止说”的教会的总称，就是相信圣灵的工作已经停止的那些教会。圣经中那些有关圣灵恩赐的话语，被系统地取消了，认为不再适用。因着这样的观念，那天晚上我们相遇的时候，谢恩对圣灵降到他身上完全没有准备。20 年过去了，他仍然会为那个奇妙的相遇而颤抖。他在信中写道：

“查尔斯，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 1994 年，在孟菲斯市中心的度假旅馆的医疗中心。你到城里来带领 3 天关于圣灵的特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特会。星期三晚上我听你的讲道，把你的讲道从我头脑中的”基督教/神学/圣经上的那本书/那一章/那一节”都过滤了一遍。我没有从你的教导中找到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刚好相反，你的教导非常提升我的信心。当你结束的时候，你指着我和我说：“坐在那儿的那对夫妇…”我想你是要为我们祷告，这对我没有问题，于是我们向你走过去。

在大概 200 人的会众面前，你先为我的太太温和地祷告，然后轮到。我不记得你曾碰到我，但是我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我一直地在度假旅馆舞池的地板上躺着，看着天花板上闪烁的荧光灯。我当时在想，‘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会躺在地板上躺着？！’ ‘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意思是我相信神的实际彰显自从最后一位使徒去世以后这些事情就停止了一根据我的终止派神学。）

“然后，几分钟之后我站起来，决定隔天晚上我会再回来，要就这件事来问你，要为难你一下。第二天晚上我到的时候，你看到我在过道上，就说：“弟兄，你愿意今晚来帮助服事吗？”然后你就消失在旁边的房间。我问主持会议的同工你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想要我帮忙，当有人因着圣灵降下来而倒下时，能够扶他们一下。”

“不用说，当我帮助扶那些因着你的信息而倒下的人一有几十个位，别提有多别扭了！那晚上我没能问你我的问题。因此我第三天晚上我又回来了。而且带了一堆的问题，决心要把你堵住，弄个明白。然后，晚上大概 10 左右，我想事情差不多要结束了，我见你正穿过舞池，向另一边走去。你见我向你走来，就抬起你的手，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笑脸，离我大概有 20 英尺（6 米）。然后我能记得的事，就是我又扑倒在那个度假旅馆的舞池地毯上。几乎在我还没有扑倒在地毯上，从我的里面发出洪涛一样的哈哈大笑。我躺在那里不停歇地大笑了 45 分钟、淌了一滩口水（从我大笑的嘴里淌出来的），地毯的绒毛粘在我的牙齿上，我经历被那个“说不出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充满。『彼得 1: 8』我亲身体验了诗篇 126: 2 “我们满口喜笑…”。那天晚上为我与神同行的天路历程，打开了一个荣耀的新篇章。蒙在眼睛上的帕子被揭去了。我开始学习耶稣带给我们的天国的能力，在我的个人生活和为他人的服事里，开始经历新的生命和能力！我非常珍惜你与我之间，这些年来所发展出来的友谊。你对我生命的影响，你在我面前所树立的榜样，就是对祂不能抑制的、强烈的渴慕。我爱你！”谢恩·奥康纳，田纳西

在 20 年前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谢恩经历了圣灵的洗，成为我那些委身于服事的儿子们中的一位。在基督徒历史上的每个时期，他那种被圣灵大能击倒的经历，发生在数以千记的其他人身上。在 1735 年至 1745 年的美洲“大觉醒”时期，在乔纳森·爱德华兹的事工里，这是司空见惯的。还有在 1802 年的“藤岭复兴”时期，有 500 人在同一时间被击倒。有很多人一整天就那样躺着。爱德华兹夫人 17 天卧床不起。当有人告诉我：“神不会是那样做事的！”我的回答是：“祂不敢吗？！”

在我讲道的时候，圣灵常常会在观众中指明一些特别的人，要我把他们叫起来，为他们接手服事。发生在谢恩和他太太身上的事就是这样。我不知怎么的，就是知道谁会是那第一个接受服事的人。有一次，在话语、圣灵、权能特会上，和 R. T. 肯德尔还有杰克·泰勒一起，当我结束我的讲道，圣灵立刻带我到会众里的一位妇人面前，我从未见过这位妇人。当我接手在她身上，她立刻倒下去了。我所不知道的是，那天晚上她处于剧烈的疼痛当中，完全不能移动她的手臂。当我接手在她身上，她倒在地上，立刻痊愈了。

我第一次得到这样的指令，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就在我正讲道的时候，圣灵似乎一直在提到会众中的一位年轻妇女，“是这一位！这位！现在！向她走过去！”无论我的借口是什么，我让害怕拦阻了我。她离开了，没有接受服事。神没有让我忘记我的抗拒。直到今天，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在会众中的脸的样子。

后来，在纳什维尔的贝尔盟教会，神用一种让人非常惊讶的方式，给了我另一个试验。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大厅里，我正走上楼梯，要上楼去祷告。圣灵叫我停下来。然后指着一个特别的座位，说，“她会在这里。”那个位置很精确。我知道我听到了神的话，但是那天晚上，那位妇女没有出现。第二天的聚会，她也没有来。每次都是其他人坐在那个特别的位置上。“神迹”不是给他们的。我很失望，也很迷惑，聚会结束了，没有为这个特别的人进行服事，我回到家。整个经历都让人烦恼不安，我觉得我误会了神给我的信息。

一年以后，我又回到贝尔盟，在结束我的讲道时，我瞄了一眼那个座位，我非常震惊地看到，她就坐在那里！一个头发有点花白的女士坐在那个座位上，我知道那就是她！“神迹”非常清楚是给她的。我简直是大吃一惊！神不仅告诉我这位女士，她会坐在那里，而且在她还没有来的前一年，就告诉了我。我离开讲坛，赶快去到她那一排，同时还在继续讲道，我把她叫出来，按手在她身上。她立刻倒在神的大能（祝福）下面。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阿尔和贝吉菲尔丁，两位很保守的浸信会信徒，他们就坐在会场的对面，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表演，所以就想要离开。幸运的是，他们留下了。晚上结束前，他们两位都躺在了地毯上。他们的教会生活永久性地改变了。医治的恩赐在阿尔的身上凸显出来。不久他就在全纳什维尔到处旅行，为病人作医治祷告，在圣灵的大能里面服事。就象和谢恩·奥康纳一样，贝吉和我从那时开始就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对那位在贝尔盟教会特别座位上的女士长达一年的等待，是我事工的一个转折点。神以如此奇妙的方式，让我认识到：“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马书 11：33】我更认识到，神的方法总是鲜活的、不可预测、令人惊奇。而宗教要让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都在掌控之下。多数教会的周报上所有的节目，只差没有把“打哈欠”印在上面。

神并没有结束用神迹奇事对我的测试—或对贝尔盟教会的测试。星期天早上9点钟，有这么多人倒在圣灵的大能下面，长老们不得不把他们从地板上拉起来，把他们放在条凳上。很多人动不了、或不能移动。当11：00点钟主日崇拜时间到了，人们没有地方可以坐下。条凳上已经坐满了人。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情形是个警告，然后崇拜才慢慢开始。并不是每个教会的领袖都满意。在那个时候之前，我是贝尔盟教会经常邀请的讲员。但这次是我最后的一次。自从那个周日早晨圣灵奇怪地造访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被邀请回去。后来我想到杰姆斯·格兰德宁，一位17世纪的清教徒牧师，他让长老们把那些在聚会中倒下的人，安放在教会院子里的树下面。也许我该那样做。

德里克王子知道神怎样使用我。他给我发来一份传真，催促我到他那里的牧者特会，在土耳其的阿玛阿提。从27个国家来的代表将会到那里，其中很多原来是穆斯林，他们需要与圣灵强烈的相遇。那时我正在乔治亚的一个持续了一个月的复兴会上。但是我改变了我的计划，飞到伊斯坦布尔，然后到阿玛阿提，加入到他们的团队中。在开始的那天晚上，德里克的介绍之后，很多人走上前来，接受按手的服事和祷告。我在教堂的后面，但突然得到一个“知识的言语”，有一个年轻人（我看不见他）正站在讲坛的右边。我要去按手在他身上。

我从人群中挤过去，立刻就知道是谁是神指示我的人。后来，我知道他是从穆斯林转变成为基督徒的，他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形下牧会，非常需要保罗所说的“属灵恩赐的分赐。”【罗马书 1：11】。当我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像是被闪电击中一样。在我这么多年的服事里面，我不记得我看见有谁象这样被神的大能影响过。过了半过多小时，他还在地板上毫无知觉地颤抖，在天国的荣耀里受洗。最后，只好由几位年轻人把他从讲坛那里抬走，放到礼堂的后面去。

因为不知道的关系，他们把他放在了人行道上，穆斯林服务生从厨房到餐厅会经过那里。这点很重要。那位年轻人还处于没有知觉的状态之中，还在象被电击中一样剧烈颤抖。很多服务生会停下来，吃惊地看他一会，然后又走开。他们所有的人都被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知道他们看到了在基督徒特会里，一个真实的神的大能的彰显。有几位回来，问一些问题，想知道更多关于耶稣的事。有一位得救了。我常常想知道那位年轻人是不是安全。土耳其有99%的穆斯林，他们强烈地反对基督教，而且很暴力。

问题来了：“为什么‘按手’服事有这样能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要清楚的是，人的手绝对是一点点能力都没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没有“怎样按手”的简单的基督徒公式。能力来自“圣灵的殿”—就是人的身体里面。【林前 3：16】手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是殿的延伸。新约有27个地方讲到“按手”，只有4个地方是特指由牧师和长老来按手。不幸的是，现代教会把按手服事只限于这种情况。当早期的浸信会信徒来到美国，他们会对每一个受洗的信徒进行“按手”的服事。不幸的是这个传统没有被保持。现在的浸信会信徒只是在授予圣职的时候，才看到这样的服事。当我在1949年被按立成为牧师时，这个按手虽然只是一个漂亮的形式，但还是有这个形式。在长老会，已经没有人相信属灵恩赐的分赐这回事了。【提后 1：6】

我很感激我当初的圣职授任。那些都是一些神的仆人。我非常爱他们。但是，那个可以让地狱都被震动的“按手”服事，却是来自一位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里的被圣灵充满的犯人。当他按手在我身上时，将那个恩赐分赐给了我。1977年，在探访室，周围都站满了看守，这位犯人手实实在在地按在我的头上，大声说出亚拿尼亚对大数人扫罗说的一段话：“查尔斯弟兄，”他说，“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 9：17】当我回到家中，神的能力在我里面炸开了。我被圣灵充满。将近40年之后，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个分赐的恩赐仍然在改变很多人。“这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大卫·凯林告诉我他在2002年1月的牧者特会上，是怎样地与圣灵相遇。那是在多伦多机场团契特会。杰克·泰勒、R.T.肯德尔，和我一起作讲员。从63个国家来的几千位牧者出席了那次的特会。大卫在那次特会上服事，他是摄影师，代号#2。在会众当中坐在固定的地方。他的操作平台离地面大约两英尺高。他写到：

我在1999年的年年中，来到多伦多机场教会，我经历了很多基督徒都会经历的事，但没有哪一件象那天查尔斯对我生命的影响那样大，他用一种什么东西，混乱却是非常美好，那个东西可以说把我整个人都吹走了。当时我正全神贯注地操作我的摄像机，没有听多少他的讲道。但我记得一丁点，好象他在说的他去看一个囚犯——然后，突然之间，神就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感觉就像有人用赶牛棒戳

了一下我的腹部，我就整个人从我的操作台上向后倒下去。我的意思是，我看见我的两腿和脚在空中、在我的上方，然后我就跌倒在地板上。我躺在那里一会儿，然后我大声地说，‘发生了什么事？’我完全震惊了。

“无论查尔斯走到哪里—他总是走来走去—人们就被神的能力击倒。每次当我可以拍摄的时候，我就看见工作人员和其他人被圣灵击倒。我抓起一个水瓶，把水弄在眼睛和额头上…然后我从我的位置上又倒了下去。这次是摇摇晃晃地向后倒下去的。我试图抓住我后面的一根柱子…这个时候总监以为我没用了，正当我摘下耳机时，我听到他说，‘五号，去帮助大卫。’…当五号走近我，碰到我的胳膊，然后我们两个都倒了下去。服事团队成员试图抓住他，但我又倒了下去。全都乱了套，另一波天堂荣耀的浪潮击中了观众席…这时候我们的摄影师也倒了下去，五号也没用了。总监恳请我们即便是整个天堂都掉下来，也要保持清醒…我听不明白。我那时作了一个总结，就是‘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而那天我就是那个愚拙的。但是，正是因为成为愚拙，我爱祂，愿意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祂！”—大卫·凯林，多伦多机场基督徒团契特会。（现在称为“灵火采集”特会）

有人会说，“我按手了，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该做什么？”继续操练！你跟我都无需为结果负责。你所要做的，只是顺服。到某个时候，圣灵会公开地、满有权能地运行。我们的责任就是相信耶稣所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顺服祂！不要理会那些批评论断！阿门，阿门！

Charles Carrin